

“朋友都离婚了，我还在恋爱” 10位未婚女性讲述她们的“不婚理由”

近日，《消失的她》掀起票房狂潮，女性、婚姻等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热议……

在社交平台上，消极的婚恋观并不少见。但“不夸张地说，中国或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。”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、著名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2022年起，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，人口减少85万人。民政部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为683.3万对，较2021年减少约81万对，创下了民政部自1986年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。2021年结婚率为5.4%，而2013年的结婚率是9.9%。

年轻人似乎不太想结婚了。近日，记者对话了10位年龄分布在20岁至45岁的单身女性，试图揭开女性婚恋观转变背后的真相。



(视觉中国)

催促与渴望

“母胎单身”，是27岁的李想对自己情感状态的定义。作为普通的传媒领域打工人，过去几年，面对父母在“人生大事”上的催促，她早已摸索出一套能避免“家庭战争”的应对方法。

“催我时我就让她们给我找，但她们也找不到合适的；加之我平时不在家，一年就见几面，她们着急但我不找，也没办法。”李想坦言。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循环，被催的人不反驳，催的人也不放弃。时间久了，即使她并不排斥相亲，也依然被贴上了“挑剔”的标签。

成家立业，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一个人幸福与成功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。如今，随着社会发展，愈发独立的生活状态和更

多元的选择，让恋爱和婚姻不再是年轻人的“刚需”。

李想并非不婚主义者，相反，她十分渴望遇到灵魂伴侣。李想表示，爱情可以升华为亲情，但爱情一定要一直存在。“好男生肯定有，但目前确实我没遇到。”

今年春节，李想和母亲争论了很久。母亲认为她的婚恋观太悲观了，但她认为，自己一个人生活得挺开心，为什么非得陷入婚恋关系里捆住自己。父母的坚持也很简单，在他们看来，不结婚不生育小孩，你的人生就不完整。李想不明白，反问道：“究竟什么才是完整的人生？我有自己想体验的也有不想体验的，难道不去做不想体验的事情就不完整了吗？”

不在乎“剩女”

三十岁，似乎已成为外界加注在女性身上隐藏的分界线。没能跨过这条线的人，会被贴上“剩女”等标签。但现在，很多女性不再在乎这条所谓的分界线。

已经30岁、曾有6段恋爱经历的玫姑正忙着在创意领域创业。她找对象的标准是“能聊能吃”。她开玩笑道，父母已放弃催她，觉得没固定工作的她还是别去“祸害”别人。

不超过40%，是她量化出当下爱情在生命中的比重。玫姑觉得，爱情太不稳定，如果把它的比重放得很大，生活就会动荡，而且关系和感受是两件事，感受是本能，而关系需要磨合。

不同于传统文艺作品中为爱而生、为爱而死、为爱放弃一切的女性形象，在独立女性眼中，爱情更多是“打怪升级”之余的锦上添花，她们或许更愿意尝试非传统、大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“新型恋爱关系”。

1991年出生的自由职业者赵言，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，哪怕最好的三位闺蜜在同一年相继踏入婚姻，她也没任何焦虑。在她看来，婚姻本身并不能保证感情，它的本质是保障经济的共同区域。

“我不需要别人养我，也不需要婚姻和孩子，我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。亲密关系可以帮助你获得成长，但并不是靠婚姻来维系，而是要双方用心经营。”赵言认为。

已经36岁、年薪超百万元的投资人王璐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。从未步入过婚姻的她，在26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。“爱情就是照镜子，每段恋爱都让我更了解自己。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样的脾气性格，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人，你能承受的底线在哪里。”王璐称。

走出不公平的婚姻是自救

毕业于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的马戎戎，如今是一家企业的高管。开明的父母、良好的家庭氛围，让她拥有了顺遂美好的自由恋爱。但柴米油盐的琐碎搅乱了生活的美好。如果从感情、经济两大角度总结，马戎戎呼出了一口气：“我付出比得到的多很多，感觉自己是蜡烛两头烧，太累了。”

她勇敢地提出了离婚。在遭遇前夫反对的同时，她没想到最大的阻碍来自父亲。30+的年龄，还有个孩子，离婚了还能找到更好的吗？父亲极力劝说马戎戎冷

静。种种原因之下，这场离婚拉锯战僵持了五年，两人分居后，名存实亡的婚姻让马戎戎的精神状态持续变差，一度患上了抑郁症。

拿到离婚证的那天，马戎戎记得风很清爽，呼吸很自由，后来，她的病情逐渐开始好转。“走出不公平的婚姻是自救。”她表示。

24岁之前，北京“土著”李晋认为爱情大过天，为了爱情她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所以当婚后发现前夫把事业排在爱情前，她崩溃了。她什么都不缺，只缺爱情，而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前夫无法接受

这样的观念。所以她果断结束了4年的婚姻。

到了第二段婚姻，状况完全扭转。31岁时，李晋将事业做到了行业巅峰，丈夫在北京除了父母购置的房产一无所有。李晋心想，与第一任丈夫离开是因为男强女弱，第二段婚姻女强男弱总没有问题吧，但最终依旧以分开收场，“也许大部分男性都不太需要一位‘女强人贤内助’”。

如今，已经43岁、实现财富自由的李晋活得十分坦然，她更多地把爱情当成与他人共同成长的方式之一，是事业的附属品或衍生品。

未婚生育，别人会怎么想？

投资人王璐很早就决定在29岁前把孩子生了。但当她决定未婚先育时，这一计划毫不意外地遭到父母反对：让别人怎么想？

大部分人认为孩子延续后代，王璐却表示，孩子不为别人生，只为自己生。26岁时，王璐遇到一位条件不错却不适合结婚的男性，在派出所写完未婚且自愿生子后，孩子顺利落在了王璐的户口本上。

“我的朋友一开始对我未婚生子持反对意见，后来都站在我这边。”现在，王璐以非常开明、朋友般的心态与孩子相处，并始终会兼顾自己的感受。例如办理游乐园的年卡，不是为了孩子的欢乐，而是因为自己想玩，顺便带娃一起。

离婚后的马戎戎，儿子成为她最柔软的一部分。孩子独有的天真，让她感受到乐趣与温暖。这几年，她

身边不乏追求者，但大多数知道她离异带着孩子后打了退堂鼓，但她认为，孩子是很好的“筛选器”，让不合适的人趁早离开。

不在意血脉传承的李晋，不认为养育孩子是件愉悦的事情。在过了最佳生育期后，她逐渐确认自己不会生育孩子了。她与父母不断交流，让父母相信，即使没有孩子她也可以过好一辈子。

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

在赵言的回忆中，自己决定成为不婚主义者是在工作一年后。在这之前，喜爱厨艺的她一度想成为贤妻良母。

这样的转变或许和赵言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有关。“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和生活，它会让你跳出周边所谓的社会压力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让你知道生活不只有婚姻和孩子，不只眼前这一种。”

和赵言一样，很多女性随着年龄增长、自身经历的丰富，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系，她们有了更多选择，而这

背后也与社会发展、女性群体的进步息息相关。

“结婚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，调查数据显示，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。”梁建章表示，“年轻人数下降、适婚人口男多女少、养育成本过高、高房价和高彩礼、社会竞争激烈、就业压力大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等，都是近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”。

时代的“尘埃”落在每个个体上，都是一座“大山”。就像受访者中最年轻的王

瑜，她并不排斥生孩子，但如果面临的是“丧偶式”育儿，或者双方父母都不能帮忙，那她宁愿不生。

“传统家庭中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维必须打破；允许男性员工休产假；通过多种方式降低育儿成本；扶植辅助生育技术；保障单亲家庭权益等。”梁建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。

他强调，“生育既是一件家事，也是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的事”。

(李想、王瑜、赵言均为化名)
(每日经济新闻)